



108年教育部

閩客語文學獎

用本土語言尋找文學的蹤跡



閩南語 ▶ 短篇小說 ▶ 社會組

林美麗 女士

得獎作品 /

證人



【得獎感言】

毋驚起步慢，上驚倚咧戇戇等。

台文寫作這條路真暗甍，佳哉閣有一寡仔毋驚死的有志甘願佇掌聲掠外繼續拍拚，個沿路掖子，予後輩有通綴青色的向望一直行。

著癩了後身軀已經缺隙，以早感覺理所當然的代誌攏變做無必然。改變的是個人，毋過日頭並無袂記得轉暫，伊仝款對東引升起來，對西引落海。人啊，親像大海的一滴水，世間的名利爭著又閣按怎？爭無著是正常代嘛免厭氣啦！

小說的嬌，嬌佇真真假假，虛虛實實。讀者若欲『對號入座』是加了工的，毋過真濟體驗卻是真拄真，向望逐家保重身體，行佇台文路的人食袂飽嘛餓袂死，共寫作當做議量就好，上無閣有舞台予人會當看著咱。

感謝日頭慈悲，公平炤佇每一个人的頭殼頂。



證人

因為治療的關係，美鴻致覺著家己的身軀沓沓仔有咧轉變。

除了醫生講的彼種落頭毛、指甲烏青、出血、抱心會吐、落屎等等副作用以外，伊發現家己有某種能力，會使真幼路分別出無仝的氣味。伊捌問醫生，敢是藥仔的反應，醫生講伊想傷濟，根據臨床的副作用調查，全世界無人反應有這種問題。

「毋過我以早袂按呢！敢有可能是體質改變的關係？」美鴻目頭結結，無啥相信的形。

「我毋敢掛保證，若毋是你神經過敏，就是心理作用。是講鼻會著無仝的氣味，對你的生活敢會造成啥物困擾？」醫生 uān-nā 佇電腦的齒盤頂頭拍病歷 uān-nā 問伊。

「是袂啦，毋過總是芳的、臭的、臊的、殍的、簽的、酸的、漚的逐種氣味攏攏做伙，無想欲鼻嘛是一直貫入鼻空底的感覺毋是蓋好。」伊足想欲將心內的懷疑攏講予醫生聽，毋過今仔日醫生蓋成無啥耐性，看伊無一下久就咧吩咐護理師安排三禮拜後的抽血檢驗單、回診時間佢等咧欲注的化療藥仔，美鴻就毋敢閣問落去矣。

「應該無要緊啦，你對『小紅莓』這種藥仔的反應真好，可能是心理作用啦。你看，這都第五擺矣，無定著療程結束就會恢復正常，恭喜你欲『畢業』矣。毋免想傷濟，毋通神經質，咱都共食予好、睏予飽、莫傷忝、照時間轉來複診，按呢閣活5年無問題啦！」講煞，醫生提筆將門診名單頂懸伊的名劃掉，吩咐護理師擱後一位患者的號碼。

見擺都按呢，醫生若聽伊咧 khām-phu-lián 身體佗位無爽快，攏會用這句「神經質」來應伊。

「我哪有神經質？」對門診間行出來，伊規頭殼的懷疑猶是無法度啟開。

大病院的醫生患者攏真濟，無可能聽伊講一寡有的無的，既然無啥物理由閣齷齪醫生，只好共揸仔揸咧行出診療室。批價納數了，伊對藥劑師的手裡提一跤青色的細跛菜籃仔，內底貯的大罐細罐是等咧欲注入去伊身軀內底的毒藥。「毒藥」？是「毒」抑是「藥」？對正常人來講，彼是毒；對個致著歹物仔的病人來講，彼是藥。伊無留戀人生，毋過倔強的個性嘛毋願遮緊就向病魔投降，積極治療是伊唯一會當做的代誌。

美鴻無嫁，真濟時陣伊愛冗早替家己拍算，所擺定予人講伊想傷濟。華語講『未雨綢繆』，伊只是想欲早一步知影伊所做的治療會有啥物副作用，按呢就會使事先防範，這敢

毋是真正常的代誌？閣再講伊身軀邊無人通共照顧，有啥物無全款的反應提出來問醫生，煞也遐爾無耐性，伊開始後悔當初為啥物欲聽人報，揣這個患者真濟的名醫哪有啥路用？

行去化療室，看手裡的注射牌號碼，閣擰頭看壁頂跳的燈號，哎！猶未輪著伊，美鴻感覺人真虛，只好揣一條塑膠椅條坐咧等。著癌予伊失去象徵女性的奶仔，化療予伊失去少年人的活力，人都咧無氣力矣，毋過逐擺來病院毋但看病愛等，連化療嘛愛等，伊足驚時間的溪水會佇伊等待的時攏流了了！

閒閒頭殼就烏白想，伊想著這半年來心情的浮沉。人攏譬相這馬的醫療品質是「三長」：等掛號、等看病、等提藥仔的時間真長；「兩短」，醫生看病佻患者講的話攏真短。有可能是職業病啦，逐工愛面對遐濟癌症病人，可能khi-móo-tsih嘛無佻好，總是佳哉醫生猶無叫伊去看精神科，予人當做厚操煩、焦慮過頭的身心科患者看待，畢竟毋是真好的感覺。

醫生會講伊神經質毋是無原因的。第一擺化療進前，伊砣砣問醫生：「化療敢真正親像人講的會落頭毛、會吐……敢有例外的情形？」「若用自費的敢會較袂吐？」「健保的化療藥仔對阮這種病人敢真正有效？」「我有需要用自費的標靶藥仔無？」

可能是看會出病人的焦慮，為著欲安搭伊，醫生講：「看人啦，有的人做了都好勢好勢咧。」

「若會吐，敢有預防的方法？我聽人講先食止吐藥仔會較袂吐，敢有影？」

「根據以早的經驗會吐的攏是人嬌、少年閣神經質的查某人，照按呢看起來你四項攏齊有，我看百面會吐的啦！」

美鴻看邊仔的護理師欲笑閣毋敢笑的形，才知影予醫生消遣去矣。醫生共伊安慰：「心肝放予清，莫先煩惱起來園。」

是啦，伊就是定定煩惱起來園，毋才會予人笑『杞人憂天』。

乖乖做治療、照時間回診、抽血做檢查……知影白血球猶閣控制佇3000以上，吐甲無愛吐，頭毛嘛齊落甲了，美鴻終其尾完成六擺的療程矣。醫生交代伊著愛食『Tamoxifen』這種壓制女性hoo-lú-bóng再生的藥仔，兩個月回診一擺順繼沖人工血筋就會使。為著欲慶祝完成治療，袂顧得頭毛猶未發出來，伊假頭毛戴咧家己去覓街。

行來瑞和市場，賣食的、穿的、用的逐項有，伊一个人爾爾，毋免煩惱愛煮予啥人食，烏白煮、烏白看，毋過一个鼻若「虎鼻師」咧，自助餐店炒菜咧芡芡，佗一間用薑絲，佗一間用蔥頭伊攏知。噴甲芳貢貢的是穿甲真貴氣的太太，是講來菜市仔穿甲彼號貴婦形，是將遮當做微風百貨抑是漢神siooh？伊罔行罔看，行過賣菜阿伯仔的身軀邊，毋知是對透早無閒到這馬nih，規身軀重汗，衝入來鼻空的是淡薄仔臭汗酸。

對伊這種自細漢就佇庄跋泥田塗大漢的人來講，臭汗酸是勞動的氣味，彼是袂當共人嫌的。予美鴻鼻著強欲反腹的是對水溝仔衝出來濫著蒜頭味敢蛇蝮蠶的油煙，自助餐店共排油煙管鬥入去水溝仔，店內底的菜盤排的食物看起來蓋好食，毋過鼻著這個味，美鴻的胃煞感覺幽幽仔疼起來。

行來到大路，嘛毋知是毋是神經感覺，伊甚且懷疑行佇頭前的彼个牽細漢因仔的美麗少婦，可能是當咧來洗的款，因為伊佇空氣中鼻著一港血水的臊氣，認真共看，蓋成會當對少婦繃甲經經的khá-khih色牛仔褲看出下身苴衛生棉的痕。

人閣會來洗，伊永遠都袂矣。雖罔才四十爾爾，毋過化療射注落去，無一個月月信就無閣再來，醫生講『Tamoxifen』是目前奶癌的第一線用藥，會當壓制hoo-lú-bóng生長避免刺激癌細胞再生，毋過稔處是食了會提早老化結束青春。無來洗表示伊的女性器官會漸漸行入退休的狀態，提早進入更年期。既然都四十歲矣，也揣無適當的對象通嫁，當然就無可能閣生因仔。

以早伊有考慮將家已成熟的卵共冰凍保存起來，不而過向時對愛情猶原懷抱夢想，毋願承認家已會孤單過後半世人。是講社會真現實，查某人便若年過三十五，毋但日子走敢若飛，佇婚姻市場嘛親像坐吭翹枋佇重huainnh-huainnh的彼一升，成做人講的『大齡女子』了後，家庭、伴侶、子嗣就恰伊絕緣矣。

「雖罔無嫁有無嫁的好處，毋過若有人欲捏，就愛趕緊共家已銷銷出去，毋通目頭遐爾懸啦……」耳空邊蓋成有聽著遐的親情朋友過度關心的言語。

彼攏加講的啦！伊敢毋知若無嫁家已著註定愛孤佬過日？毋過人都毋是貨物，講欲銷出去就隨有人欲捏喔？若欲清彩嫁，規氣莫嫁！伊經濟獨立，物質欲望嘛無懸，一个人過日足足咧，何必夯枷揣人來奉待？尤其這陣連一向予伊驕傲懸挺的奶仔都反背伊恰伊講『bye-bye』矣，伊閣有啥物優勢通好恰人比並？

哎！想想遐濟攏加的啦！衫若無褪落來，人敢知影咱無奶仔？

護理師有建議伊等空喙齊好，手股的淋巴水腫較消咧，就會使考慮做重建。「若無欲做，嘛會使鬥『義乳』，毋過『義乳』無俗喔！」親像欲強調重建的必要，護理師按呢共提醒。『義乳』貴，敢會較貴手術重建？美鴻感覺這個護理師講話的邏輯怪怪。

「重建」是醫學名詞，割身軀頂冗剩的肌肉組織去鬥佇奶房的部位。伊閣較愛婿，嘛無考慮拄大手術了後閣再動一改刀。隔壁嘛咧化療的阿桑聽著共伊講：「Siǎu-tsê，無影啦！我攏用這……」阿桑phián伊的內裨仔予美鴻看，繼手提一粒半圓形的棉球出來，用手捏咧捏咧閣會tuainn-tuainn呢！

「彼是？」美鴻毋知阿桑哪會遮熱情，歹勢感伊的意就問伊：「你家己做的……假奶仔？」

「是啊～車車咧內底襪棉仔就好，橫直穿佇內底也無人看著。」阿桑可能對家己的創意不止仔滿意，講話的時煞有淡薄仔臭場的形。

美鴻看半鬚坐的阿桑瘦罔瘦毋過精神閣袂稔，可能感覺有肉無肉對個這種年歲的人攏無要緊矣，講著查某人話題嘛袂感覺歹勢。阿桑繼續共美鴻講：「我喔～若閣會喘氣攏加趁的啦，你敢知影我化療幾擺矣？是阮查某团叫我一定愛來治療，若無我六十五矣，嘛食有夠本矣……」

這就是個這種奶癌患者的心聲，奶仔毋管大粒細粒，既然著歹物仔總是愛面對。但是愛婿的毋肯割掉甘願放予爛，親像彼个臺灣首富郭太太，聽講拄發現的時嘛才二期爾爾，若將奶仔割掉加上化療電療，有真大的機率治療好勢。毋過伊為著保持彼300公克的女性象徵，甘願揣祕方、用民間療法、揣江湖術士延續性命，顛倒提早去揣閩君報到。惹啦！查埔人眠床頭咧講恩愛，鏡頭前哭甲遐淒哀，結果都無三年咧就攏少年的姿娘入洞房矣。

美鴻才無愛按呢咧，雖罔揣無會當守一世人的查埔人，伊嘛著家己愛家己。

知影著癌了後，共本底閣有咧牽的彼个查埔同事驚著煞毋敢閣來相揣。致病進前，伊才咧想講若真正有法度結連理，囡仔生落來嘛是爸老团幼，毋過這陣查埔人都驚一下落跑，伊一个人閣較想欲生嘛無法度矣。總是好佳哉，雖然失去健康，伊閣有一个穩定的工課，當初予縣政府借調去辦行政，一做就幾若十年，彼份薪水欲養飼家己無問題，既然無法度靠查埔人，按呢著愛靠家己。

行過衫褲店，影著掛佇壁邊的鏡，繼手就去撫彼頂假頭毛。假頭毛掩炭光頭的事實，予伊增加自信。伊看鏡裡的家己身材猶原保持甲真好，面容嘛猶未出現皺紋，心肝加真定



著。化療完成，伊無去做奶仔重建的手術，早前開刀的空喙早就好矣，干焦賸頭毛一時半刻猶無法度生出來。伊向服務單位請的病假嘛差不多愛轉去銷假矣，無適當的內衫通穿欲按怎上班咧？因為賸一月的奶仔，愛穿彼種特別為個這種『少奶奶』（尸么~ㄋㄝㄋㄝ）設計的內衫，所以伊決定食飽晝來去買幾領內衫仔來穿。

和平路有一間，癌症協會的值班義工共伊講。

彼是一棟大樓，電梯共伊載去到7樓，可能是內衫仔出廠的時有過消毒漂白處理過，才行入店裡就鼻著焦燥的化學洗劑的味。店員真好禮，足體貼問伊的需求，閣共伊介紹會使鬥入去奶帕仔內底的矽膠假奶仔，摸起來軟軟，親像水球全款有重量，除了有水珠仔形、半球形閣有豐滿的麵龜形。逐種形體閣分A、B、C、D四種『size』，鬥仔奶帕仔內底予人看袂出來是假的。

店員提無全『size』的假奶仔予美鴻看，伊鼻著店員的手有一陣暗芳，若『福爾摩斯』咧，伊暗暗仔想講這個人一定挂去過化粧室，就問店員：「你頭挂仔有去洗手乎？」

「你哪會知？歹勢，是毋是我的手澹澹？」店員是一個五十幾歲半老老仔(puànn-ló-lāu-á)的婦人人，笑容真親切。

「無啦，是因為你的手有烏砂糖蜂蜜皂的味。」

「啊？真的喔！」店員笑笑，講煞真正共雙手擰起來圍佇面頭前鼻。

美鴻感覺家己對氣味的敏感已經到神經質的地步矣，歹勢歹勢講：「因為我嘛誠愛用這種阿媽時代的老牌子。」

「嘿啊，猶是這種老牌老二號的雪文用較會慣勢，我攞家己對厝提來公司用呢！」店員那揣衫仔那問伊想欲鬥佗一種形體的假奶仔。

美鴻講：「用水珠仔形的較自然，我以早是80C，這陣毋知有予勾水去無？」親像欲掩埃身軀缺隙的礙虐，伊假無意問：「佇遮交關的患者敢會蓋濟？」

「這幾年仔有較濟，可能是因為這種病較好控制，大部份的患者攞會使活真久。」店員提一個水珠仔形的矽膠奶仔先套入去棉袋仔內底，幫美鴻共內衫仔穿予好勢了後，才閣共彼粒假奶仔鬥入去內衫仔裡。

「若按呢，個敢有手術重建做奶仔？」無啥慣勢予生份人接觸身軀，美鴻身軀繃經，感覺淡薄仔礙虐。

「有的嘛無啊，聽個講是干焦挖一丸爾爾，若是規个割掉才著考慮看欲重做無。你敢無考慮重做一粒奶仔？阮厝邊一个oo-bá-sáng，67歲矣才發現奶癌，人嘛是叫醫生共重做假奶仔，嘛毋驚人笑伊老mooh-mooh矣閣遐愛嬌！」店員那樵那講，毋知是這種病人看傷濟矣，講著查某人的話題店員一點仔都袂礙虐。

「而且聽伊講因為少年的時有保著防癌險，連重做假奶仔就會使請錢，五萬呢加減請，無，是好著保險公司爾爾。」店員那講喙那覘，美鴻看袂出伊是贊成遐濟歲矣閣咧重建奶仔抑是譬相。

「其實我的主治醫生講無一定愛重建。」美鴻小可仔厭氣，畢竟個這馬咧講的是綴佇伊身軀頂四十幾冬的一个重要的女性器官。

「重做有重做的好處啦，毋過嘛有人感覺彼粒奶仔足假的，無想欲重做。」

「是啊，畢竟毋是自底生成的，重做了的奶仔無奶頭，看起來足成紕過的排球，有夠歹看。」美鴻目頭結結按呢講。

「排球？哪有人按呢形容奶仔啦？你實在有夠愛講笑的呢！」

看店員笑甲喙仔裂獅獅，美鴻家已煞uan-ná想著好笑。都著毋，彼是個毋捌看過爾爾，重做過的假奶仔一丸圓圓，無奶仔頭。若斟酌共看，過紕的號一逝一逝若『怪醫黑傑克』面涉頂懸的刀仔底咧，穿內衫的時會較好穿無毋著，毋過美鴻對這種『山寨版』假包的奶仔短時間內猶無法度接受。

「你會使穿這種無鋼框的奶帕仔，按呢較袂束著遮的空喙。」店員伸手佇美鴻的腋下空遐樵內衫的束帶，對遮就聽好知影伊是一个經驗豐富、做代誌真幼膩的人。

因為醫生咧處理癌細胞的時，毋知淋巴有去點著無，攏會順繼共淋巴加割幾粒仔落來檢驗，有時閣會規个提掉。無淋巴了後循環變糶，盡量莫共束著，若無造成淋巴水腫，手會掙水。護理師嘛一直交代，避免予開刀彼引的手著傷抑是予蠓蟲咬著，畢竟淋巴是一个真重要的免疫系統，保護伊莫感染是足重要的代誌。

美鴻想著前幾工佇醫學雜誌看著的，講這馬的醫生攏定定以個的權威對病人做過度醫療，其實並毋是所有的奶癌患者攏必須愛割掉淋巴，毋過因為病人對醫生的信任，無人會去懷疑醫生的處理是毋是適當，而且嘛無願意為著保留淋巴來冒著癌轉移佻復發的風險，大部份攏據在醫生處理。



「來，這幾領肩胛帶較闊、布料嘛較有伸勾，穿起來較自在，你順繼試穿。」店員加提幾若領內衫予美鴻，這是伊自破病以來，第一擺感覺受人尊重。

是啦，尊重就親像氣味，看無，毋過感覺會著。

自破病以來，伊就深陷佇自責自卑的心境，便若查某人來致著這種足歹開喙的暗斃病，攞予人感覺是毋是前世人歹積德，這世人才著來受報應。美鴻想著洗腰子幾若年的阿舅捌講過：「病的本身並無啥物好驚，驚的是世間人對伊的誤解。」阿舅因為一禮拜愛洗三擺腰子，毋但影響工課，閣予遐的查埔同事笑講伊是「敗腎」、「倒陽」。

佗一个查埔人予人按呢供體閣袂受氣咧？美鴻捌佇醫學冊籍看著一句：「佇病的面頭前，人人平等。」既然咱攞毋知以後會致著啥物症頭，講這種傷人的話，毋但顯示講話的人無智識嘛足無同理心。美鴻知影店員會遐親切是為著欲做伊的生理，毋過伊去接受治療，遐的醫護人員並無予伊感受著彼種溫暖，所擺，現此時伊的心肝內煞有一種感動。店員共內衫提予伊了後，就留伊家己佇內底試穿，家己出去外口整理僥亂的內衫。

當當美鴻佇換衫仔間試穿內衫的時，聽著玻璃門予人揀開的inn-uāinn聲，而且閣鼻著一種臭羶味，彼種味是衫仔褲久無曝著日閣濫著腋下空狐狸羶的『狐臭』。這是一間專門賣查某人內衫的店，伊真同情身軀頂有這種氣味的人，畢竟閣較濟的芳水嘛無法度壓過這種味，而且氣味遮爾重，伊身軀邊的人哪擋會牢？

「請問……有啥物需要服務的？」美鴻聽會出這是頭拄仔àn-nāi伊的彼个店員的聲，毋過店員的聲，蓋成有淡薄仔躊躇。

「這是搶劫，共錢提出來！」這種搬電影才有的台詞，予美鴻聽著想欲起愛笑。

「啊！阮猶未開市，店裡無錢……」店員的聲略仔會掣，但是美鴻毋知外口的情形。

「騙痛的，你毋共錢予我，我就予你食銃子！」聲，低低粗粗，親像阿扁仔個某吳淑珍彼種傷著聲帶破雞筊的聲。

佇試衫間的美鴻本底叫是有人咧創治店員，毋過看這個範勢蓋成毋是咧滾耍笑的款，外口彼个人敢真正欲搶劫？不而過這個歹人敢會揣毋著所在？一間賣內衫的店是會使有偌濟錢通予搶？美鴻的心肝必嘆惱，驚甲連喘氣都毋敢傷大力。

「店裡干焦賸遮的，我毋知店長共錢園佇佗。」



「莫共我裝癆的，恁是名牌店，對早起到這馬干焦賣遮的，你咧騙三歲囡仔呢(nih)？保險櫃佇佗？」講話的人若毋是有食薰，無就是拄對彼種無禁薰的娛樂場所出來。

「我真正毋知啦，保險櫃的暗碼嘛干焦阮店長知爾爾。」

「你真正是七月半鴨毋知死活呢(neh)，叫你錢提來閣毋，真正愛食銃子的款！」

佇試衫間美鴻內衫已經褪掉，想欲幫忙喝聲嘛無法度，而且看這個範勢伊若出來，無定著無法度鬥相共，連伊家己都會陷入危險，伊想講這若真正是搶劫，無定著歹人毋知店內底閣有人客的款。

「Phúg！」雄雄美鴻聽著一聲低低、tím-táu若炮仔的聲。

「啊！」店員袂輸女懸音咧唱聲樂的慘叫聲，結束佇衝碰又閣悲涼的空氣內底。

跑佇換衫間的柴櫃仔邊，美鴻連喘氣都真細膩，伊鼻著一港血的臊氣俗一陣有若無的火藥味。害矣！這個歹人真正向店員開銃的款。伊知影這聲閣愈袂使走出去，若無穩死的。

外口傳來一陣一陣乒乒乓乓搜揣的聲音，鐵櫥仔拚甲khih-khiauh叫，無一下久就無聽甲半个聲說。美鴻驚甲必必掣，毋知繼落來應該按怎做才著。

等到一四界攏恬靜落來的時，美鴻共衫穿予好才探頭出來，看著彼个店員倒佇櫃台頭前，伊驚甲喙開哈哈……。伊目睷禡金相倒佇塗跤彼个人形，越頭拄好看著試衫間內底彼面掛鏡，鏡內底有伊驚甲白死殺的面容。

「今這馬欲按怎？」伊共手掩佇胸前倒軟一口氣，感覺心臟強欲對喙裡淌出來，規身人順勢倒退三步。看紅紅的血流甲規塗跤，倒佇血水裡的彼个店員小姐毋知閣有氣無？血水的臊氣若像菜市仔雞販仔咧剖雞全款，伊感覺頭眩目暗，跤手軟膏膏，落尾規氣蠅落塗跤。

自知影致著歹物仔了後，美鴻就無閣食雞肉、豬肉，若毋是醫生講治療的時白血球袂使傷低，愛食一寡仔富含卵白質的肉類，伊才勉強家己淋一寡魚仔湯，若無伊的食食(tsiáh-sit)真正袂輸菜姑。不而過煮好的食物有芳氣，這馬規塗跤的血是臭臊的，看著真驚人。驚惶還(huān)驚惶，今這馬應該緊報警毋才著！美鴻毋敢延遲，趕緊對摺仔內底擲手機仔出來，必必掣的指頭仔無受指揮，誠無簡單抑「1-1-0」這三个號碼完成報案了後，伊規身軀摔佇椅仔頂懸等警察佻救護車來。

佇等待救護車來的時，伊的頭殼底親像走馬燈閃過千百個畫面。

親情朋友知影伊著癌，看伊的眼光是悲憐、同情的，一個以早的同事閣共伊恭喜，講著癌總比個致著鬱心症閣較好運，因為死去就逐項毋知、無煩無惱矣。予美鴻聽了毋知是欲笑抑欲哭，若會當遐快死，哪著煩惱？癌的可怕毋但是伊會烏白生淚，若予吮著的所在親像千萬支針咧搵全款，這是伊親目看著個老母欲死進前的模樣，所以伊原諒這個同事的無知。

人講「棺材貯死無貯老」，細漢的時阿媽捌共講過：「人，未曾註生就先註死」。一個人欲按怎死，佇閩羅王的生死簿早就攞寫好矣。性命遮爾脆弱，親像這個賣內禪仔的店員，頭拄仔閣活跳跳咧，這陣煞倒佇血水裡，而且毋知閣有救無？

伊看這間裝潢樸實的店，除了玻璃櫥內底排的無全樣式的蕾絲內衫掠外，閣有一排架仔專門吊查某人的游泳衫，一般的內衫店擺會吊彼種啞查埔人起鵝、性感的束腰蕾絲內衫，佇遮攞無。漆米黃白的壁面看起來簡單清爽，有兩塊予閩枋閩起來的辦公桌，桌頂除了電腦恰主機以外閣圓缺少文件篋仔，看起來應該是平常時仔有人咧辦公的款。是講下晡兩點，這個店哪會攞無人？

驚惶恐怖坐佇遐的時間可能幾分鐘爾爾，毋過感覺起來煞若像已經過規點鐘久，一直到警方恰救護人員來，伊一粒緊張驚惶的心才漸漸穩定落來。為著欲保全刑案現場的完整，警方佇店外口用黃底頂懸有印紅色的『刑案現場，請勿靠近』字樣的封鎖帶共現場圍起來。救護人員跤手真猛掠，個共傷者做簡單的止血了後，無偌久，彼個店員佇救護車「喔伊喔伊喔伊」的風螺聲中予人送去病院矣。

現場留落來的鑑識採證人員，相機閃光燈爍咧爍咧無一時停，一個警員用細支筊仔佇玻璃櫃仔恰桌頂筊烏色的粉，欲揣看歹人有留落手指紋無。一個警員掛白手囊，提細跤塑膠袋仔向佇塗跤咧揣證物恰銃子殼。提手摺簿仔問伊代誌經過的是一個警官。無愛予遐的外行人來破壞現場，幾若個揸kha-mé-lah親像記者的人守佇門墘封鎖帶外口貓貓看。

因為美鴻是唯一的人證，無配合警方辦案袂使得，毋過伊嘛驚家己無事無白若暴露身份會影響自身安全，所擺要求警方袂使予伊現光，嘛袂使予記者翕著伊的面，因為伊無想欲予人知影伊來遮的原因。

「頭拄仔你敢有看著歹人的面？」自稱小隊長的警官倚佇斑斑血跡的櫃台前問美鴻。

「無，我干焦聽著個講話的聲。」若講伊是「目擊證人」真正傷賭強，因為伊根本無



看著歹人的面。

「彼當陣你佇佗？歹人敢無看著你？」警官向頭那寫那問。

「我佇內底間咧試穿內衫，伊可能毋知我佇內底的款。」

「按呢喔……無看著人是欲按怎指認咧？」警官目頭結結，幌一下頭繼落講：「你講歹人是查某的？」親像無啥相信美鴻的話，伊可能想講查某人敢會遮好膽？

美鴻予警官hat一下煞頓瞪，毋過伊猶是相信家己的直覺，就共應講：「彼聲雖然低低、粗粗，毋過我想應該是查某的無毋著！」

「除了拄才你講的對話，個閣有講啥物無？」警官目頭結結，兩逝目眉強欲黏做伙。

「無矣，代誌發生了真突然，我嘛掣一趔。」

「彼个店員講『錢予店長鎖佇保險櫃內底』，若按呢，你敢有看著店長？」

「我差不多過晝點半的時入來的，一直到歹人入來的時攏干焦看著店員一个人爾爾，我毋知啥人是店長，遮我嘛是第一擺來。」

「阮會去調這附近的監視器出來看覓，無定著有翕著歹人的形影。若揣有可疑的人，你敢會使出來幫阮指認？」

「我是真願意鬥相共啦，毋過也無看著人是欲按怎指認？是講若聽著聲，無定著有法度認出來。」

美鴻感覺家己人真虛，伊雄雄想著搶案發生的時鼻著的彼陣「氣味」。歹人敢干焦一个？若是一對鴛鴦賊盜咧？若無，查某人敢有可能有遐重的狐狸羶？毋過彼只是伊的懷疑爾爾，畢竟伊干焦聽著一个人的聲，袂使假勢，若是誤導警方辦案，按呢毋就罪過矣？所以伊猶是決定保持恬靜，等警察去調錄影帶來看才閣講。

這個時陣對外口行入來一个警員，講這棟大樓的監視器昨昏拄好故障，管理委員會猶未赴叫人來修理就來發生這種代誌。留落連絡電話，美鴻先離開。彼暗的電視新聞有咧報，毋過因為欲保護美鴻這個隱身佇幕後的證人，並無風聲嘮影，閣較佳哉的是，彼个店員雖然著銃，毋過無彈著要害，這陣佇加護病房觀察，一條命算法轉來矣。

因為美鴻這個秘密證人無愛現光，所致隔轉工媒體的報導嘛寫甲真低調，標頭是：



「名牌內衫店予人搶劫 店員予銃彈著命危」，副標下的是：「位佇鬧區的名牌內衫店，昨昏下晡有歹人入去搶劫。一位無願意現光的查某顧客講歹人是一个聲音粗粗低低的女性，彼時店裡並無其他的人員，歹人毋知店裡閣有人客佇內底間咧試穿。因為大樓的監視器拄好故障猶未赴修理，這位顧客閣干焦有聽聲無看著人，所擺增加警方破案的難度……」

隔轉工，美鴻被邀請去刑事組做刑案筆錄。佇辦公室，伊共代誌閣重頭講一遍，邊仔的刑警那聽那頓頭，注神佇電腦頭前拍字。筆錄做煞，分局長行過來共伊講：「多謝王小姐共阮鬥相共，這陣邱小姐猶佇加護病房，阮有派人佇病院暗中保護，希望伊會當早一日精神幫助阮指認歹人。聽講王小姐你身體嘛有各樣？這陣敢有好勢好勢？」

美鴻毋捌佢警官交陪過，手佢跛礙虐甲毋知欲困對佢位，只好應講：「我無要緊，化療的副作用沓沓咧退矣。」

「真感謝你，若有需要你出來做證的所在，向望你會當配合。或者是你有想著啥物阮疏忽的所在嘛會當隨時共我講，這是我的名片。」分局長對胸前的囊袋仔搵一張meh-tsih出來抹予美鴻。

美鴻為著無法度進一步幫忙，就講：「實在真歹勢，我無法度幫恁指認歹人的面，若是有留落指紋無定著會較好揣。」

「嗯！按呢講是無毋著。不而過有案底的才會留指紋，無案底抑是無做過兵的全款歹查。毋過阮會調附近的監視器出來看，我相信一定會有成果。」

「是喔～按呢恁實在有夠辛苦！」

「袂啦，這是阮的工課，按呢就予你真勞力！」分局長陪美鴻行出辦公室，佇門口嚟向美鴻說多謝。

行過辦公廳，美鴻看遐的穿天藍色制服的警員隨个仔隨个攏咧無閒家己的工課，一格一格的閘枋就是一个天地。毋知是毋是心理作用，看著個桌頂站的文件篋仔，伊蓋成鼻會著文件頂懸油墨摻濫著紅印色小可仔油甜油甜的味。經過便所間，合成的薰衣草除臭劑予伊想著彼工店員手拂牢的烏砂糖蜂蜜皂的芳味，這陣伊閣佇加護病房猶未清醒，美鴻真心向望這個溫柔的查某人會當趕緊精神起來。

案情無啥進展，所擺佇報紙揣著的消息嘛真料小。過欲一禮拜，美鴻問承辦的警員彼个店員躡佇佢一間病院，因為伊想欲去看伊。根據報紙報導，伊才知影店員原來叫做邱麗

珠，警員共講邱小姐已經徙出來普通病房，雖然精神矣，但是銃傷的恐怖經歷，致使伊有短期記憶能力喪失的情形，警方會保護伊一直到有法度指認或者描述歹人的形貌，按呢才會當早一日掠著歹人。

警方嘛查出，其實邱麗珠就是彼間店的店長，個公司雖罔是老牌的內衫公司，毋過做這種專為奶癌患者設計的假奶仔俗內衫袂趁錢，個一向是當做公益性質服務人客而已，所致店內除了南區課長恰一個辦行政的，販售部門嘛賭店長恰另外一個店員爾爾。課長一向來來去去無常駐佇公司，處理行政的職員彼工拄好出張去臺北，另外彼個店員過晝的時接著學校通知因仔發燒臨時請假。

有一件代誌予美鴻感覺真懷疑，大樓的監視器若準歹去，和平路遐濟生理店面，敢揣無一支監視器有翕著可疑的身影？一個查某警員私底下共美鴻透露，若照伊所講的歹人是查某的，按呢就真正怪奇矣，因為彼個時段出現佇附近的擺查埔人，無就是穿插貴範楚街的小姐，實在揣無彼種有可能紮銃做案的查某人。而且，根據邱小姐的講法，彼個歹人是查埔的，就是按呢個毋才無對外公佈傷濟有關的內情。



外科病房佇六樓，一四界擺是藥水恰消毒水的氣味。伊直接行去櫃台問護理人員邱小姐帶的病房，護理人員問伊恰患者的關係，講因為患者身份特殊，探病除了愛登記以外嘛愛押證件，等咧離開的時愛會記得來換證件轉去。登記好勢，閣共比坐佇走廊塑膠椅頂懸的少年仔，叫伊欲入去進前愛先共彼個人講。美鴻知影彼是便衣的，個佇遐是為著欲保護邱小姐。

彼個少年警員知影美鴻的身份了後，就陪伊行入去病房。彼是一間雙人病房，毋過干焦帶邱小姐一個患者。安佇病床頭頂的彼台的生理監視儀器，發出「嗶—嗶—嗶—嗶」規律的心跳聲。正手并一枝白鐵仔鐵杆，有掛一包人講「大筒的」的葡萄糖水維生輸液。病床邊的桌頂有水瓶恰衛生紙，一包搵喙脣的大棉枝罔佇桌面。佇遐共顧的是邱小姐的小妹，伊講個阿姊疼甲哀規暝擺無暈，早起醫生巡房有吩咐護理師共注一支鎮靜消炎的，這陣拄暈去，閣細聲問美鴻：「敢愛共伊叫起來？」

「毋免，毋免！予伊暈。」美鴻細聲仔講。伊看邱小姐的頭殼有綑一沿紗布，面容白死殺，可能暈袂蓋安穩才會目頭結結，既然病人真無簡單才暈落眠，美鴻予個姊妹仔歇暈，家已恰警員行出去外口坐。

才行出病房美鴻問警員：「我會記得邱小姐是胸前著銃，為啥物頭殼會著傷？」



警員講：「邱小姐著銃的時人摔佇塗跤有去砢著後擴，驚空喙感染才會用紗布纏咧。」

「原來是按呢喔！」美鴻頓頭表示伊了解。

「敢講就是砢著頭殼才会有短期記憶喪失的情形？若無伊的講法哪會佻我無仝？」伊的頭殼內一大堆問題咧轉楚，毋過懷疑還懷疑，伊並無講出來。

「歹人的聲雖然低低、粗粗，毋過聽起來應該是查某的啊？」伊一向攏相信家己的直覺，毋過唯一的目擊者都按呢共警察講矣，美鴻也無看著歹人的形貌，所擺嘛毋敢閣堅持家己的想法。因為偵查無公開，對這個案件，警員會當透露的嘛佻媒體報的仝款，知影邱小姐目前平安，美鴻的心肝有較定著，共警員說多謝了後就欲先離開。

病院共護理站設佇每一樓層的中央位置，是一個半圓形的辦公空間，為著方便患者佻家屬出入，電梯就設佇護理站的斜對面。美鴻行過護理站，向內底的護理師頓一下頭，順繼共押佇遐的駕照換轉來，就向電梯間行去。

「欸～警方敢會懷疑我講白賊啊？」美鴻雄雄起一個交懍恂。伊想講警方若懷疑伊講白賊，應該嘛會閣調伊去問，毋過這一禮拜並無接著警方的電話。想著電話，伊閣想著彼工佳哉無留基本資料佇遐，若無歹人若有心欲調查，緊早慢會出代誌。

美鴻抑落樓箭頭的子仔(jí-á)，靜等佇電梯門邊。

「噹！」當咧烏白想的時，拄好一幫電梯起來，門才拍開，一陣雜濫的氣味綴冷氣對風喙衝出來，空氣當中有淡薄仔薰味，予美鴻鼻著強欲拍咳嗽。一個生做烏甜烏甜的看護揀跛骨鞏石膏的阿公行出來，無定是阿公拄佇外口嘆薰過。一個少婦牽囡仔，手揸一盒散發出芳甜氣味的雞卵糕；上尾行出來的是個穿插擊紮揸公事包的查埔人。查埔人身軀頂有捫古龍水，彼牌的芳水伊捌陪早前彼個男朋友去百貨公司買過，伊若無記毋著，應該是『Starwalker萬寶龍』的，這牌的植物芳氣較適合亞洲男性，予人會連想著日本明星『阿部寬』。

美鴻感覺查埔人捫的芳水雖然芳，毋過除了芳以外閣有另外一種氣味佇咧。彼是啥物感覺咧？若像是查某人妝嬌嬌去約會煞去踏著狗屎，為著欲掩埃狗屎的臭味，只好用芳雪文洗手，按算用手的芳味來掩過鞋底的臭味仝款。

樓頂閣有人欲使用電梯的款，因為美鴻欲落樓所擺無行入電梯間，電梯自動關門跔起去頂懸的樓層。伊的目神綴電子數字7，8，9一直行到10，箭頭佇10樓停落來。等待對10



樓落來的電梯的時，拄好聽著有人咧問護理人員：「請問邱麗珠躡佇佗一間病房？」

聲，低低粗粗，若像阿扁仔個某吳淑珍破雞筲的聲。這個聲予美鴻雞母皮齊齧，一個心肝必嘆惱，感覺家已開始流清汗。伊斡頭看對護理站，彼個穿白siat-tshuh烏西裝褲的人，手攞一張證件閣用伊粗粗低低的聲講：「我是地方法院的檢察官。」

美鴻頭殼雄雄噉一下，啊！伊知影矣！為著欲掩炭鞋底狗屎的臭味，只好用芳雪文洗手來轉移注意力的就是古龍水啦！彼個揸公事包的查埔人捫芳水是為著欲炭過狐狸羶，莫怪家已會一直感覺彼種芳味予人感覺真礙虐。雖罔代誌經過一禮拜矣，但是彼個狐狸羶，伊永遠袂來放袂記。

「伊是歹人，毋是檢察官！」美鴻差一層仔就大聲喝出來，但是伊袂使打草驚蛇。若按呢欲按怎黜破彼個人的小鬼仔殼咧？

歹人敢毋知病院有警察？莫非伊是驚邱小姐若精神，會對監視器的影像共伊認出來？若無就是靠勢無人看著伊的面，才會遐好膽揣來到遮。

邱小姐危險囉！

美鴻用目尾眇彼個查埔人那聽伊佻護理師的對話，煞起懷疑：「伊敢是查埔人？」

「啊！」雄雄頭殼噉一下：伊毋是查埔人！

因為身體的缺隙，所以美鴻特別注意彼個人的胸坎。彼領白siat-tshuh小可仔會透光，彼個人內面穿的是『Lesbian（女同志）』穿來束胸坎的內裨仔，而且若對伊穿插佻動作看起來，這個人有可能是愛做男性打扮的『T（Tomby）』。美鴻頭殼內底的彼片烏雲親像予日頭炤一下齊散開。毋過這陣上要緊的是阻止伊倚近邱麗珠毋才著！彼個少年警員敢知影這個是假包的檢察官？伊愛按怎提醒護理人員佻警方：歹人已經出現矣！

「噹！」電梯門佇六樓停落來，門開開，美鴻閣咧躊躇毋知欲入去抑是毋，內底彼個穿醫生服的查埔人用懷疑的眼神看伊，繼喙問講：「你敢有欲落樓？」

伊摸著外套的橐袋仔，雄雄喝一聲：「啊！有矣！」因為喝一下傷大聲，害彼個醫生掣一趔。美鴻歹勢歹勢，毋過閣àn-nāi袂牢歡喜的心情緊徙跂行入去電梯。伊繼手擲「5」彼個子仔了後，隨向頭搜揣揣仔內底的手機仔。原來伊穿的彼領外套，聖聖是彼工穿去做筆錄的衫，彼當陣分局長有予伊一張meh-tsih，伊繼手共圓佇橐袋仔裡。伊知影家已目前猶袂當現光，更加袂使和歹人正面拄塘。當當伊共手機仔對揣仔內底擲出來的時，伊看著



彼个醫生用懷疑的眼神看伊，若像咧怪伊才一樓爾爾也咧坐電梯！

「噹！五樓到矣，電梯開門。」電腦設定的查某聲音拄講煞，電梯門才拍開，美鴻已經等袂赴，緊從出去安全門的樓梯間敲電話。分局長呵咗美鴻有夠靈精，講伊會通知留守佇病院的警員先共對方延一下，伊隨恁人過去支援，若會當破案，美鴻這個證人的功勞上大。

行落樓梯間，美鴻鼻著日頭曝佇紅毛塗牆的焦燥塗味。本底閣咧嫌這個若「虎鼻師」的鼻共伊的生活紮來困擾，無想著煞也因為這個「特異功能」來成做證人。真正若人講的：「上帝為你關一扇門，嘛會替你開一面窗仔。」歹人一定想袂到，是伊身軀頂的氣味洩漏家己的身份。

對病院的後門行出來，倚晝的日頭掛佇青鏡鏡的天幕頂，外口的溫度予美鴻感覺真燒烙。風對公園樹叢縫吹過來，共草埔拄割過的草仔味含入來鼻空。光焱的日鬚炤佇彎彎幹幹的步道頂，共舖佇頂懸烏白雜濫的卵涸石皂出若水墨畫無仝深淺的色水。溫暖的日頭予美鴻想著彼句：「病親像日頭，伊會公平照佇咱的身上」的詩。

啥人無破拍(phua-phah)咧？感謝日頭慈悲，公平炤世間萬物！